

金山憶舊(六)

張香譜

荔枝灣上學潮澎湃

勝利，帶給國家煩惱，也帶給廣東國民大學煩惱。西安事變，使中共在死裏逃生；抗戰，使中共乘機坐大。勝利，林彪跑出關外，以佳木斯為根據地，從蘇聯軍隊手中接到了偽滿軍隊的武器，收容了張學詩的偽軍。於是，撕下了面具，露出了獐獍面孔，開始稱兵作亂，帶給國家煩惱。

在關內，以北平為溫床，煽動學生，鼓動風潮，高唱「反饑餓」、「反逼害」，以打擊政府的威信。一面又利用一個姓沈的女生被美軍強姦的事件，擴大宣傳，造成中美邦交的不愉快。這種學潮，由北而南，完全由中共煽風點火，以困擾政府，和關外的武裝叛亂作呼應，並引起世界人士對中國的誤解，以為政府貪污無能，造成國內混亂，以達其一石三鳥的政策。

廣東國民大學以「誠」為校訓，故一向養成沈毅敦厚的風氣，諸生埋頭苦學，不捲入政治派系之爭的漩渦，故學風甚佳。但中共此次煽風點火，竟燒到荔枝灣頭，可知中共的滲透，無孔不

入；中共的擾亂方式，層出不窮。當勝利之後，開平正校，陽春分校，龍川分校均復員廣州，由三校併為一校，人員固有待於調整，校舍亦亟須安排。由內地隨校遷回穗垣的學生，大多數沒有親人在廣州，住宿有問題，請求學校代為解決。這是難題，但不代為解決，對這羣跋涉相隨的學生，似又有未盡照顧之意。於是，即撥出兩列課室，來充臨時學生的宿舍，以為安置之所，仍希望寄宿生儘快能在校外聯合租屋居住，使宿舍回復課室，以免影響校務的發展。怎知共黨份子乘機滲透，向宿舍展開活動？這時，政府當局接獲消息：中共撥四千萬元到廣州，給地下分子為搞「三罷」的活動費。當局曾經召集穗市大專及中學校長，開過一次特別會議，商討防範對策。座中紛紛發表意見，本校吳校長在公起立發言：國民大學的黨部和團部的工作非常成功，像銅牆鐵壁一般的嚴密，大概不致在民大搞起風潮，請政府毋須耽心我們這方面。怎知會後不滿一個月，這個學潮的炸彈，竟投下荔枝灣頭，給我們挨了一巴掌？真是莫大的諷刺。

一天，本校舉行紀念週，剛輪到我訓話，我鑒於戰後文風不振，青年文藝不是偏激，就是頹廢，我乃對學生說：『經過此次抗戰，顛沛流離，備嘗艱苦，希各人戒絕不良嗜好，苦心向學，課餘之暇，從事研究或寫作，出版學術性的月報或季刊，共同切磋，簡便而易舉的，每週可出版壁報，以作寫作的鍛鍊。』語重心長，勉諸生多研究，多讀書，多寫作，不可將有用的時光，用在消遣的生活上；但地下分子便乘機蠢動，指使尾巴者流，即出版壁報，以為刺探，初期儘量掩蔽，並無色彩。但過了一個月，便撕下面具，暴露臉孔，以「政壇」名義，貼出一份壁報，要求本校改為國立，提出理由三項：（一）本校在抗戰期間，屹立最前線，在炮火聲中絃歌不絕。（二）教育部督學孟壽椿親來前線，視察本校，將前線大學的成績詳報教育部，評為全國成績優良的五間大學之中的第三名。（三）成績優良的第一名及第二名已改為國立，故本校應撥案改為國立。「政壇」的壁報貼出後，立即引起訓導處的注意，正在進行調查學生的動機及其目的之際，

但攻擊性的文字，以排山倒海的姿勢，在作正面的衝來。翌日，又貼一份壁報，強調要求改爲國民大學，志在必行，『但正副校長恐改爲國立大學之後，他們要滾蛋，所以現在企圖從中作梗，我們要爲了我們的學業，爲了我們的前途，羣起反對，鬥爭到底。』這份壁報一出，知道野心份子已在本校煽動風潮，訓導處才手忙腳亂起來，召開緊急會議，有主張嚴懲爲首，有主張用折的方法，阻止他們結成力量。結果，贊成採用後者爲多，當決定由訓導處及黨團工作人員分頭疏導。但是晚上突由以雷特社的名義，以大字報的方式，又貼出一張大壁報，竟然提出行動性的煽動，高唱空談無補，即要開學生全體大會，舉出學生代表八名，赴京請願，要求教育部宣佈將廣東國民大學改爲國立。所需費用，概由全體學生負擔，每人先出一千元以爲「活動」經費；並聲勢

汹汹的宣稱：即組織人權委員會，如校方對某一位學生採取懲戒，則全體學生要求政府保障人權，即公開向社會宣佈校方與全體學生爲敵。這種行動，不祇打擊本校的威信，也威脅本校的安全。而且，那些地下分子，見本校手忙腳亂，還未有具體對策，指揮尾巴分子，虛張聲勢，天天在學校開會，盡其困擾之能事；並放出空氣，在未實現國立之前，全體學生不繳學費，不考試，不祇造成罷課，還要鼓動罷讀了；而且公開活動，漸成無法無天，蔑視政府紀律。本校牆壁亦變爲大字報的展覽所，忽然有所謂「雷特社」出版的壁報，表示擁護「政壇」的主張；利那間，又出現「鋤奸團」的壁報，呼籲擁護雷特社的主張，

你擁我，我擁你，牛鬼蛇神，表面搗亂民大，實則在廣東搞學潮，以爲牽擾戡亂的大後方，滿城風雨，學校已不能正式上課。

四邑子弟捍衛母校

在壁報初次出現，仍戴上學術面具之時，我因四兒朝度在襁身故，喪子之痛，心情悲愴，乃返故鄉，默居家園；後來風潮出現，日見擴大，所謂「人權委員會」天天開會之際，吳校長在公乃派員起來張橋，促我即日過返廣州，共商對策。我見地下分子的陰謀是乘隙打碎，煽風點火，學潮擴大，不特關乎民大的存在，抑亦影響於國家者甚大，不敢以私人的悲感，誤了國家的大事，立即就道，趕返廣州。我既然返到廣州，即舉行緊急會議，廣東省政府社會處處長、廣州市警察局局长、市黨部主委等均出席參加，共商對策。會議中有的主張用兵，以維持學校秩序，當時我與廣州市黨部主委高信（人言）先生則不贊同。我願慮到一旦用兵彈壓，他必定故意犧牲一兩名學生，以製造事件，然後通電全國，嫁禍於本校，強指本校利用兵力，殘殺學生，再擴大宣傳，以訛傳訛，風潮可波及全國，等於抱薪救火，後患無窮，故我力阻用兵。但既不用兵，又如何消弭學潮？一時確無良策，會議結果，交由我和高主委尋求對策，時艱重担又落在我倆人身上。我繞室思量，忽然想起以組織對組織的策略。於是我即着忠實的學生及黨團部工作人員，調查抗戰期中在開平波羅高中部讀書，現來廣州讀大學部的學生，及在樓岡肄業大學部，刻來穗復學

的共有若干人，調查結果約有四五百人，獲得這個頗爲可觀的數字，我便胸有成竹，便將我的概念告於高主委。他知本校的學生平日對我甚有好感，羣策策略頗有把握，很是贊成，並表示極力支持我的行動。我仍不露風聲，祕密展開，約集忠實同學及黨團同志，交付任務，叮囑他們祕密與迅速，分別進行，通知當日樓岡正校及波羅高中的學生，而現在仍讀大學部的同學，於是晚齊集觀音山的越秀酒家，屆時我也邀高主委人言先生參加。我倆到達時，依約而來的同學，甚爲踴躍，承同學對我的熱愛，握手言歡，如家人團聚。我乃起立發言：『各位同學！抗戰期間，本校遷往樓岡，在炮火，在糧荒，兩者威脅之下而上課，我爲了照顧各位的學業，飽嘗艱辛。嚮私人的產業，維持員生的糧食；日軍進攻，即疏散到我的家鄉，以我張橋的子弟兵，保護各位的安全；我竭盡所能，不使絃歌中斷。抗戰勝利，復員廣州，又能使各位順利的復課，在荔枝灣頭共同過着樂育的生活。但目前本校少數的職業學生借題發揮，尾巴分子受人指使，鼓動學潮，搗亂學校。我當年千辛萬苦維護的民大，今日面臨着斷續存亡的關頭。因爲政府會感覺民大的學潮，養癰爲患，很可能下令解散我們的學校，則我當年盡力維護本校的心血，豈非白費？到這時候，你們能袖手旁觀嗎？希望各位本樓岡時期共患難的心情，視校如家，維護正義，挽救學校於垂危！』我講完之後，繼請高主委人言先生訓示。高主委以四邑同學的家長姿態出現，語重心長，說明當日如無屹立前線的民大，則無法造育四邑僑鄉的

子弟；今日民大處在風雨飄搖之際，四邑子弟有捍衛母校的責任，勉在座諸生應為護校而奮鬥！言簡有力，博得全場鼓掌。於是在情緒激昂之下，即席成立護校組織，化名為「波羅的海艦隊」。蓋學生中十居八九為畢業於開平波羅高中部也。艦隊既成立，乃向職業學生展開反攻。

波羅的海艦隊的反攻策略：第一步驟，是緊急通知各同學杯葛繳交「人權委員會」一千元捐款；第二步驟，等待所謂人權委員會公開開會催收經費時，乘機全力出擊，使他們無招架之力。果不出所料，杯葛運動展開之後，那個「人權委員會」便鬧「經濟恐慌」，即貼大字報，定期召開全體學生大會。波羅的海艦隊獲知消息，即緊急集合全體艦隊，分批開入會場，滿佈四周，以便呼應圍攻。開會時，由職業學生李開璧為主席，這個來自南路的青年，在樓閣時代，表現得純潔而刻苦，我曾給予他扶助，後來轉學到曲江分校處，不料中途變節，為人收買，竟向我反噬，知道前因的波羅的海艦隊，更是痛恨李開璧的為人。當李開璧登上主席台，宣佈開會理由的說：「因各同學不依期繳交一千元赴京請願的經費，致請願代表未能成行，影響了進行請改國立的工作，所以今天特召開全體同學大會，以呼籲同學早日繳交，以便加緊工作」。但李開璧竟將呼「額」的韻字，讀成「鎖」音，造成了波羅的海艦隊炮轟的機會。於是，林崇斌同學首先發動攻勢，起立質詢道：「主席剛才向同學呼「鎖」，我們不明白何謂「呼鎖」？請主席將該兩字寫出來」。李開璧不加思索，便在黑板寫出呼鎖二字。林

同學得理不饒人，即加強攻勢，大笑之後，朗聲向全體同學提出動議：主席將「額」字讀成「鎖」音，字都不認識，怎能當主席？本人提議，另選臨時主席，以免鬧出笑話。四周的波羅的海艦隊隨聲附和，如春雷轟動，聲勢奪人。

學潮頭腦求我救命

林同學理直氣壯，大聲疾呼再提出如贊成另選臨時主席者請舉手，那贊成的響應，聲震天地，點查舉手人數，佔全數四分之三以上。李開璧被轟下去，垂頭喪氣的走下來；隨即選舉臨時主席，波羅的海艦隊便進一步的把握機會，四方八面的提出推梁長城君為主席，全體一致通過，梁長城君乃當選為臨時主席。梁長城君者，是波羅的海艦隊的主力艦。梁長城登台後，第一句便提出詢問：本校共有學生若干人？請教務處註冊組報告。註冊組職員施調生即向大會報告：大學部共有學生若干人，訓練班共有學生若干人，中學部共有學生若干人，合計約七千餘人。梁君再問：人權委員會人數若干？請訓導處學生生活指導組報告。訓導處向大會報告：查核該會名表，共有一百二十人。梁君聽取人數之後，繼而狂笑道：「本校學生共七千餘人，你們人權委員會祇有一百二十人，以極少之人，竟盜用民大全體學生的名義，置法律於不顧，膽大妄為，應該如何懲戒？請大會公決！」這個扭轉局面的動議，果然引起大動公憤，取消「人權委員會」之聲，轟動全場。結果，逐項提付表決，通過如次：（一）要人權委員會負責人李開璧當眾聲明，即日取

消該會。（二）所有已收之款項，一律如數發回各同學；（三）將人權委員會印信交出，當眾焚燒。（四）請學校當局將為首滋事者依法懲戒。在全場監視之下，地下分子動彈不得，尾巴分子更噤若寒蟬。李開璧在羣情洶湧之下，沒精打采的當眾宣佈取消「人權委員會」。於是搖撼廣州的大風暴，於一夕之間壓平了。

翌日，吳校長即公佈開除李開璧、吳水仙……等八人學籍；但廣州市警察局長李國俊先生認為此次學潮，幕後也有主使人，要拘捕李開璧同局審訊。李開璧獲知消息，驚至面無人色，跑上校長室跪在我的面前，請我救他一命，說是他三代單傳，求我看他的先人面上，留一點血胤。我乃和顏悅色，扶他起身，要他坐下詳談。我問他：「你當年在樓岡，家庭接濟困難，將要停學。我知道這件事情，設法給你一個職員名義，免你一切學雜費，又送你赴南嶽受訓，盡心的培植你，曾幾何時，你便在我畢生心血所付的學校來搗蛋，你自問良心對得起人嗎？！既往不究，盼你將為人收買的始末情由，對我坦白說明，我或可出頭代你求情，免你受刑」。這時，他良心發現，便將始末前因，和盤托出：他回廣州之時，找不到一份兼職，無法維持生活，以某人之介，加入了民盟，每月可領津貼三百元；但要負責在本校製造風潮，乃約同三四知己，擬在學校採取行動。又恐勢孤力薄，後來，由龍川回校之學生中有共產分子四人，也奉他們組織的命令，要和我聯絡，加入策動風潮的核心。乃借改國立為名，實行煽風點火，造成滿城風雨，實則主要人物，不

過十個八個，其他則拉來做尾巴，做應聲蟲而已。同時李開璧還將一項內幕告我：『如果民大能達成罷課，更有一筆酬費；同時又以這批人為基幹，又醞釀新的風潮』。我便將李開璧自首的經過，分別報告當局注意地下分子再製造新的事件，同時請求李開璧既已自首，免其一死。當局即追捕那四個由龍川混入的地下分子，但已聞風逃去。李開璧亦以自首的關係，不予逮捕，押回原籍看管，便結束這幕幾乎造成民大悲劇的活劇。

波羅的海艦隊平定荔枝灣的學潮，功在本校；但梁長城君則為中共所切齒，於「渡江」前夕，公佈廣東的「戰犯」，梁君居然榜上有名。及赤浪滔天，大陸沉淪，聞梁君走避不及，中共的鷹犬，已包圍梁宅，長城君自殺殉國，痛哉！梁君為三民主義青年團民大分團的幹事，為打擊敵人，為維護母校，挺身而出，率領波羅的海艦隊反擊中共地下份子，一戰成功。如其死訊屬實，則梁長城君之死，乃為國而犧牲，也為校而犧牲。南望雲天，不勝星沉崖門之感！

赴美募捐險乎下獄

國父孫中山先生曾說：『華僑為革命之母』。是說明了沒有華僑，便沒有革命的力量，沒有革命的力量，便不能推翻滿清，建立民國。

我也深深體驗華僑是廣東國民大學的樞母，沒有華僑，民大即無法生長，更無法壯大。回憶當年，時敏學會收回校舍，另行發賣，如果不是美洲華僑熱心捐助，照價承買校舍，恐民大無法渡過難關，早經瓦解。勝利復員，美洲華僑再

來一次扶助，使民大炮火洗禮之後，更為壯大，校譽日隆，如果不是紅潮氾濫，大陸變色，廣東國民大學相信可以和嶺南大學分庭抗禮。

我第一次赴美籌募，承老朋友的鼎助，成績斐然，前文已有詳述。抗戰勝利，我又奉派前赴美、加兩國，周行萬里，歷時數年，自己固然備嘗旅途跋涉之苦，但勞動許多知己故交，風塵僕僕，勤助募捐。或登高一呼，率先倡導；或欣解義囊，使華僑聞風響應；或有義薄雲天，排除困難，挺身相助；或適逢堂口之爭，身臨險地，生死於俄頃之間，或萍水相逢，助我一臂，竟獲撥助大批圖書儀器，使本校工學院頓成強大。總之曲折離奇，驚心動魄，事隔廿餘年，如影歷歷，特縷縷紀存，以示不忘華僑的大德。

抗戰勝利，本校復員廣州，接收工作頗為順利，但所接收的，祇是學校的軀壳，真是「四壁蕭然」。我們工學院的水利室，設備原很完善，本校圖書館擁有大量圖書，中西書籍合計約有五十萬冊，四庫全書、萬有文庫、大藏經，二十五史等應有盡有，琳瑯滿目，大有「東壁圖書府，西線翰墨園」的充實。但勝利歸來，所有校具、儀器、圖書等損失殆盡。校具、儀器可以重新添置，但圖書珍本，則難再搜購，一旦失去，殊深痛惜！我們雖從樓岡、龍川、春灣運回有若干校具、儀器、圖書，但與原日設備，相去遠甚，暴露着一切貧乏，有如久病之軀，顯現貧血衰瘳的現象，急需調補，大量添置，以挽頹勢。惟復員經費，已是牽蘿補屋，假使學校設備，大量擴充，則鉅款何來？此乃極難解決之頭痛問題。後經校

董會議決定，派我再赴美洲、向美加兩國華僑呼籲捐助。我一向視校如家，認為義不容辭，又挑起這艱鉅的擔子。

我這次赴美，有賴於老同學外事局局長何浩若兄幫忙，教育部的協助，很順利的獲得簽證護照，於中華民國三十五年（一九四六年）十二月中旬首程。內子趙耀真欲赴美探望三兒媳婦，共聚天倫，並藉以轉換環境，以免觸景傷情，哀悼四兒的悲痛，乃要求自備船費，與我同行。但當時甫告和平，交通工具，非常缺乏，費盡九牛二虎之力，始定得哥頓將軍輪船客位。該輪乃由運輸艦改充客船，設備非常簡陋，全無套房，男客艙則在船面，女客艙乃在較下一層，數十人同住一大房，嘈雜而令人煩悶。一九四七年的元旦，歌頓將軍號緩緩的穿過金門橋下，旋即泊三藩市的碼頭了。乘客千餘人魚貫登岸，經海關及移民局人員審問口供，要歷時兩晝夜，始得放行。

美國的移民政策，重歐輕亞，薄視東方人，言之痛心。當問我何事來美，我因內子同行，目的探視兒媳。我乃據實告訴是來美探望兒子，移民官又問我的兒子在美國經商或傭工？我也據實告知：他是沙加細度 Sacramento，華僑所稱的二埠中央水利局任工程師。移民官又問我的兒子是否美籍？我逕然答之曰「否」。移民官即指我虛報，怒氣沖沖的把我夫婦二人拘留在一間密室。我質問他為什麼這般虐待？他竟狂妄的武斷中國籍人決不能在美國政府的機關任職，而硬指我是虛報。短視的自大狂，使人生厭。便據理再爭的說：「此事很容易解決，請即用電話查詢沙加細

度水利局是否真有其人，即可真相大白。不應該輕舉妄動，虐待盟國的文化人」。他見我理直氣壯，便以電話掛往沙加緬度，詢問二埠水利局是否有一位中國人任工程師？該局即答覆有一位中國人張建勳，乃該局水利部門的主任工程師。這時，那位狂妄的移民官，才知道真正的侮辱了盟國的教育人士，跑來向我道歉，請我登岸，剛復自用，短視自大的人，懶得和他計較。聞近年來，美國移民局對入境的中國人，在手續和態度上，也大為改善。移民官當客輪在日本橫濱開出時，即登上總統輪船，在抵達夏威夷的前夕，已把移民的入境和旅客的入口手續，審查辦理完竣。故當總統輪泊碼頭時，旅客即可登岸，除海關檢查行旅外，什麼手續也可豁免了。旅客最多在碼頭逗留四五小時，全部可以走光，和以前費時兩晝夜的，不可同日而語了。

飛車入河驟生車禍

我出了碼頭，才知三兒建勳媳婦及鄧院隆兄，均在碼頭候了一日一夜了。使老友鄧兄苦候一晝夜，於心深感不安，亦見友情之可貴。在兒媳陪伴之下，乘車直往二埠。休息幾天，稍敘天倫，即偕鄧玉山兄赴三藩市，拜會各僑領及中華總會館首長。但三藩市中華會館向例無論任何募捐，務須首先取得中華會館接納，並通告各僑團知照，始准推動。我當然不能例外，於是照例送上公文，請求接納，予以協助。不料會董開會時，予以拒絕，覆稱：曾接國民政府行政院訓令，凡由國內來美募捐，必須呈准行政院，由行政院指

令中華會館協助，始能生效。我未曾獲得行政院核准公文，不能推動。大有一盆冷水澆頭之感，乃電請吳校長在公，請他急親赴南京一行，向行政院請求飭令三藩市中華會館接納募捐。我不能枯候，乃改變計劃，先赴羅省進行，拜候龍岡公所宗親，洽商募捐辦法，承羅省龍岡同人宗親情重，熱烈贊助，即由四姓公叔昆仲，協助推動，數天內即捐得美金八千元，首先倡導，打破僵局，高誼隆情，永誌不忘。此次實拜張喜沾、張培漢、張喜洲、張輝培、劉佛長、諸宗長及黃伯泉先生的鼎力扶助。羅省既告一段落，便返回三藩市，等候行政院的消息，併一方面部署籌募處的組織，幸而民大同學陳鶴齡君在京供職，極力奔走，不逾旬日已得佳音。行政院電飭美國三藩市總領事館，飭令協助廣東國民大學的募捐，中華總會也奉令協助。重大問題，乃得順利解決。復承黃社經、李揚聖、方廣平諸位僑領的指導，募捐處旋即成立，推陳樂生、李青一、趙峻堯、黃傳璧諸公為募捐處的主持人，立即展開工作。

是時適砵崙埠的僑領巫理唐先生來三藩市公幹，老友久別，一旦重聚，不勝欣忭。巫先生堅請我到砵崙一行，推動募捐，成績必大有可觀，砵崙領事梅伯顯先生最喜中國人自己辦大學，為辦大學而募捐，梅領事必全力支持云。我即與李青一兄赴砵崙，拜謁梅公伯顯於領事館，果然熱心教育，名不虛傳，率先認捐一千元，以為倡導；並廣為吹噓，大力支持。同時又得張文達宗兄的協助，我和李青一兄在該埠奔走一星期，已捐得四千元，全部由巫理唐兄親交銀行匯回廣州本校，我分毫均不經手。不料該埠有一位劉先生捐了款之後，一時未接得民大寄回正式收據，向我質問。我詳加解釋，砵崙的捐款，民大收到後必分別發回收據統寄巫理唐先生轉交，想因郵程關係，一時未及寄到。他仍不相信，亟請在省港的何伯坤先生親到荔枝灣國民大學會計處，追查曾否收到他的一百元捐款，雖經巫理唐兄向他力為證明，所有砵崙埠的捐款，是統由他匯交廣東國民大學，分文不經我手，他才半信半疑，直至正式收據寄到，方始冰釋。此公未免小題大做，亦反映在海外捐款並非容易，募捐者必須態度嚴正，操守廉潔，始能取信於華僑社會。

捐三百元，作爲他個人的贊助。這段小插曲，反映華僑社會，尤其是四十歲以上的華僑，均是堅決反共，我政府應善爲運用這股強大的力量。

事情既已彼此明白真相，且將來路作歸程，返回三藩市。不料在歸途中，車行至士得頓埠，即發覺駕車者精神恍惚，我不便說什麼，但主張在該埠暫宿一宵，以恢復駕車的精神，惟陳樂生處長以該埠旅舍簡陋，主張赴沙加細度(二埠)才歇宿。我不欲堅持，乃繼續登程，不料車行至中途，車經礮心馬河的時候，果然出事，汽車不知何故，控制失靈，衝斷了橋欄，隨即墮下小河中，幸河水乾淺，深不盈尺，不至沒頂；但車中各人均受輕傷，後爲過路人所發覺，均停車搶救。旋將我們在車廂中救出，送到二埠鄧院隆家中，急延請醫生前來驗傷，驗出李湘傷了左手，我則肋骨四條裂了，張明朝只頭部輕傷，因他戴了氈帽的緣故，陳樂生處長則未有受傷，在幾人中屬於幸運兒的一個。我認爲醫傷科，則以跌打中醫較易奏效。翌日，即趕赴三藩市，請跌打中醫周啓明爲我治療，經四十日的醫治，才平安無事；再休息一個月，即偕青一兄乘火車到芝加哥，然後赴積彩 Detroit 的汽車公司，以分期付款另取新車一輛，然後由胡特貴兄駕車，開赴紐約。因四處募捐，足跡遍美國，如無自備的汽車則諸多不便了。

華僑堂門幾遭毒手

我們到了紐約，即往中華公所拜訪易綺西主席，易主席和我原爲舊同事，民十年我們同在大

同報任職，他任司理，我當編輯。今日於二十年後再會美洲，不料他竟將一盆冷水，向我澆頭而下。他以紐約中華會所正擬籌建公所大廈，需款二十萬元爲理由，所有外來募捐，一概拒絕，無商量的餘地。我碰了老朋友的軟釘子，但募捐工作又不能停頓，乃與青一兄商量後，即電請陳樂生處長，速來紐約，共商對策。陳樂生處長到達後，知道非用團體的力量，不能打破這重難關，極力主張請美京中國大使館主任祕書伍大光先生來紐約協助，然後運用宗族的情誼，作爲後盾。伍大光先生到了紐約，召集最大之僑團座談後，於是由李族、陳族、伍族及龍岡等公所，各派代表二人，出席中華會所協商，聲明如果中華公所不予接納民大的募捐，則由李、陳、伍三姓及龍岡昆仲勸募，但以後中華公所如有請求我們各姓幫忙，亦一概拒絕。彼此談商，幾至決裂。但擁有華僑最多的社團，聯合提出聲明，易主席雖然回執，亦不能不服從公意。

既取得中華公所接納，得公開募捐，立即成立募捐處，公推聯成公所主席李公煜先生爲募捐處主任，商會會長李懷迺先生爲指揮，李聖策、李聖映、李潤青、洪和興、劉恩初、趙復、張惠良、張添俊、陳宗堯、黃香亭、李景崇、阮本萬及其他僑領爲顧問，募捐處設於聯成公所，尅日出發募捐，預計紐約全埠約有洗衣館四千間，餐館百餘間，平均每間洗衣館可捐五元，則捐得二萬元了。而餐館尚未計算在內，估計紐約一省，可能捐得三萬元。但又一波三折，募捐工作，展開才數月，紐約的華僑社會却發生了堂門。因東

安公所主席洪和興被人行刺斃命，而引起東安公所及大鵬慈善會向安良商會索兇，造成堂會的糾紛。既有堂門，華僑社會動盪不安，在此環境之下，再不能沿門募捐了。但我應否仍住唐人街，爲求安全起見，不得不請教各堂會領袖，因爲堂門就是「武門」的行動。各堂會領袖均謂我是由中國來募捐的教育家，爲華僑社會所尊重，且與他們堂會無關，況全埠的人均認識，囑我毋須庸人自擾。他們既然這樣肯定，我也不必遷居了。可是，某天晚上，三民公司的朋友，請我吃飯，該公司位於披露街，範圍是協勝公會的所在地。晚餐後，我返回聯成公所，不料甫離披露街，即有兩名華人青年，跑到我處，一左一右的夾着我在中間，我恐其不懷好意，立即站在梁民鳳金舖之前，對那兩人說：「我是張某，由中國來本埠募捐」。試圖說明我的身分，以減少危險。那兩人雖未動手，但眼露兇光。當險象環生之時，忽然對街有人大聲呼喝道：「他是張香譜，乃民大校長，不得動手！」，隨即跑過來喝令那兩個青年離開。我驚魂稍定，細看那人，原來是張興，某堂會的一名巡查。張興問我道：「叔台！何以夜間還出街？」我乃告訴他：「各堂會領袖均謂人皆識我，並且尊重我，請我不必離開唐人街。今晚朋友請我晚餐，所以出街，不料竟生事故，幸遇老兄！張興乃護送我返回寓所，在路上對我說明：紐約的華人，大多認識我，但挾持我的那兩個人，是由費城調來，當然不認識我；倘使他運來一步，那兩人可能出其毒手了。環境既然惡劣，應該轉換，不必冒這個風險，以免城門失火，殃

及池魚。收拾行李，乃請張興送我到火車站，即晚乘車赴美京華盛頓。

翌日，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報告遇事經過，大使館人員留我在華盛頓居住，並為我租定旅店了，盛意拳拳，使人銘感。在美京住了一個月，自感來美的任務重大，豈能終日閒居，虛度時光？爰與伍公使商議，利用這一段時光，先赴加拿大

推動募捐，以等待紐約的風波平息。伍公使也很贊成我的計劃，助我取得護照。於是我乘火車直赴加拿大的多倫多，該埠龍岡公所の昆仲很多，尤其開平張姓的華僑，為數甚衆，宗彥張子田先生，為本校校董，更為華僑社會所推崇，協助殊多。在該埠進行四個月，成績甚佳。這時，紐約的風波已漸漸和緩，我乃返紐約。適各方華僑亦

出面調停歷時數月的堂鬥，並請伍公使蒞臨主持，我亦被邀列席。在調解席上，緊張刺激，兼而有之，卒經各方斡旋，達成和約。迄後我返回中國，查悉洪和興有子名玉麟，我着人找他來廣州，免費使其在民大附中讀書，後來升入大學部肄業，以報洪和興先生協助民大募捐之大德。（未完）

中外文庫之八 慈禧與珍妃

章君毅等著 定價拾捌元

慈禧與珍妃之間的恩恩怨怨，相互影響，是近年來最熱門的話題，兩位近代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人物，

曾由章君毅、徐荻芬、康僑、龍寶騏、王成聖諸位作家，搜集宮廷密勿，真實史料，撰寫專文，自在中外

雜誌發表後，極獲讀者重視，頃應各界讀者要求，編纂成書，附以珍貴圖照，刊行問世。定價拾捌元，請

寄郵票或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，立即寄書。